

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

王克俭 主编

④ 孟子文选

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本丛书编委会

主 编：王克俭

副 主 编：邓光明

编写人员：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
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
张惠 张金方 邓光明 王克俭

策 划：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目 录

孟子小传.....	(1)
梁惠王章句(上)	(3)
梁惠王章句(下)	(21)
公孙丑章句(上)	(43)
公孙丑章句(下)	(62)
滕文公章句(下)	(80)
离娄章句(下)	(98)

孟子小传

孟子（前 372? ~ 前 289?），名轲，字子舆，战国中期鲁国邹（今山东省邹县）人。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，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，继承并发展了曾子、子思学派的学说，成为孔子以后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。孟子曾游说梁惠王、齐宣王等封建诸侯，仕齐为卿，但这些君主都认为他的主张迂阔，不予采纳。他便与弟子万章、公孙丑等退而著书讲学，作《孟子》七篇。

孟子活动的时代，封建制已广泛确立。他思想的主导方面应当说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，但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。他反对奖励耕战的暴力改革，主张推行“以德服人”的“仁政”和“王道”。孟子的哲学

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，他提倡的“性善”论，强调人们有先天地接受礼义的善良本性。他还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，宣扬“先知”和“天才”，鼓吹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为封建统治者剥削和压迫人民制造理论根据。孟子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仅次于孔子的“亚圣”。但他对封建统治者暴政的揭露，他的“民贵君轻”等重视人心向背的观点，也为进步思想家所利用。

《孟子》文章长于辩论，善用比喻。其文气势充沛，感情奔放，富于鼓动性。它的体裁虽然还没有脱离语录体，但较之《论语》已有很大的发展，无论在结构或语言上，都受了战国纵横家飞辩骋辞的影响。

《孟子》一书，现存七篇。通行注本有《十三经注疏》（东汉赵岐注、宋孙奭疏），宋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和清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。今人杨伯峻有《孟子译注》。

梁惠王章句（上）

一 章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，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，士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。万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孟子谒见梁惠王。梁惠王说：“尊敬的老先生，您不怕千里旅途的劳顿而来见我，可有对我的国家很有利的良策吗？”

孟子答道：“惠王呵，您为什么一开口就必定要涉及利益呢？只讲仁和义不就行了吗？国君口口声声说‘用什么来使我的国家获得利益’，大夫贵族口口声声说‘用什么来使我的领地更殷实富庶’，一般老百姓也口口声声说‘怎样才对我本人有好处’，这样一来，上上下下相互追逐、攫取私利，国家可就危机四起了。在拥有一万辆兵车规模的国家中，犯上杀死国君的，必定是那拥有一百辆兵车的大夫；那些大夫在具

有万辆兵车规模的国家中就获取了拥有千辆兵车的利益，在具有千辆兵车规模的国家中就获取了拥有百辆兵车的利益，不能不说（所获取的利益）是很多的了。然而，如若把私利和权势夺过去，就永远不会满足。从来没有崇尚‘仁’的人会做出遗弃父母的事，也从来没有信奉‘义’的人会做出不忠诚君主的事。惠王您只提倡‘仁’和‘义’就行了，为什么张口闭口都谈利益呢？”

二 章

孟子见梁惠王。王立于沼上，顾鸿、雁、麋、鹿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，经之营之；庶民攻之，不日成之。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。王在灵囿，麋鹿攸伏；麋鹿濯濯，白鸟鹤鹤。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‘灵台’，谓其沼曰‘灵沼’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：‘时日害丧，予及女偕亡。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孟子去拜见梁惠王。惠王站在池塘边，看着那些奔跑飞翔的鸟兽，惬意地问道：“德高望重的人也喜欢享受这种快乐吗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只有德行高尚的人，才具有享受这样一种快乐的素质，没有道德的人，即使有这种愉快也是无法享受的呵！譬如，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里说：‘刚开始构筑灵台

的时候，小心翼翼地劳作，大家同心协力，努力奋斗，没费多少时日便大功告成。王说不要心急，老百姓却更卖力地干活。王到鹿苑中去，看到了母鹿安详地憩息着，鲜肥光洁，白色的鸟儿羽毛秀丽。王在灵沼边上，看见满池子的鱼儿跳跃游玩。’这说明周文王虽然利用广大群众的力量来建构高台深池，而老百姓却非常高兴，将建筑的高台称为灵台，将挖掘的深池称为灵沼，并且还很为文王拥有许多野兽而高兴。这是因为周文王愿意与老百姓一道快乐，所以他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。与之相反，《尚书·汤誓》中记载了老百姓憎恨夏桀的怨歌：‘太阳（夏桀以太阳自譬，曾说太阳什么时候消亡，我才什么时候死去——译注）呵，你什么时候毁灭呢？我们情愿跟你一道去死！’夏桀作为一国之王，竟然使广大人民怨恨到不想再活下去的地步，那他即使拥有高台深池，奇禽异兽，又怎么可能独自享受而不受影响呢？”

三 章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，尽心焉耳矣。河内凶，则移其民于河东，移其粟于河内。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：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——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——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。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；数罟不入洿池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

林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。养生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

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，涂有饿殍而不知发；人死，则曰‘非我也，岁也’。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，曰‘非我也，兵也’？王无岁罪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梁惠王对孟子说道：“我这个人治理国家，真是费尽了心血。如果河内那个地方年成不好发生了饥荒，我就把那儿的老百姓迁移一部分到没有发生饥荒的河东去。倘若河东发生饥荒，我也同样迁移（以纾解人民的苦难）。我曾认真研究过邻国的政治，发现邻国的国君们没有谁像我这样仔细地体恤老百姓的。但是，那些国家的老百姓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国君不尽心尽力为他们着想，就移居他国；我国也没有因为我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着想，（因而许多他国老百姓闻讯投奔）而增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惠王您喜好打仗，请允许我用战争来打个比方吧。战鼓轰隆隆擂响之后，（有的士兵）手持兵器刚开始战斗，就赶忙抛弃盔甲，倒拖着武器向后逃跑。有的跑了一百步才停住脚，有的只跑了五十步就停住脚。那些向后逃跑五十步的士兵却嘲笑跑一百步的（临阵逃脱，胆子太小）。这样说得通吗？”

惠王说：“不行。只不过他们没有跑到一百步而已，但后退五十步从本质上看也是逃跑呵！”

孟子又说道：“您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就不要再期望您的百姓会比邻国多了。如若在农民耕种收获的农忙时节，不去（征兵征工）妨碍生产，那么（农业就会丰收），谷物就会多得吃不完。如果不用太细密的鱼网到池塘里去捕鱼，那么（小鱼儿就不会被捕上来），鱼类也就会繁衍生长以至于多得吃不完。如果砍伐树木选择好时机（而不是无休止地不分大小通通砍伐），木材也会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粮食鱼类多得吃不完，木材丰富，这样老百姓便会对所有事情没有什么不满。老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后顾之忧了，这就表明王道已开始盛行于世了。

“在五亩大的宅院中，种植桑树，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上丝绵袄。鸡、狗、猪等家畜如每家都有人力物力饲养，七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有肉吃了。一家人百余亩土地，如不外加干扰去妨碍他们的生产，那几口人的家庭就不用担忧挨饥受饿了。认真地兴办些学校，始终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等伦理规范教育他们，那么，（全社会尊老敬贤就会蔚然成风，）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用头顶或背负重物在路上行走了。七十岁以上的人能穿得好吃得好，一般老百姓饿不着，冻不着，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使天下归服，是绝不会有的事。

“（但现在），富贵达人家的猪狗可以吃尚好的人吃的粮食，却不加以制止；道路上躺着饿死的人，却没想到开仓赈济灾民。庶民百姓饿死了，统治者却说‘这不是我的过错，只怪年成不好。’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将人杀死了，却说‘这不是我杀的，而是武器杀的’，又有什么区别呢？惠王您倘若不去

怪罪年成不好，（而注意从自己的为政上找原因，）那么，别的国家的人民便会投奔到您的国家来。”

四 章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愿安承教。”

孟子对曰：“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”

“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；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：此率兽而食人也。兽相食，且人恶之；为民父母行政，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！仲尼曰：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梁惠王对孟子说道：“我这个平庸的人非常高兴得到您的指教。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用木棒和锋利的刀杀人，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梁惠王说。

“用刀杀人和施行暴政而置民于死地，这两者比较起来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吗？”孟子又问道。

“没有什么不同。”梁惠王说。

孟子于是指出：“现在您厨房里搁满鲜肥的肉，马圈中有许多骠悍健壮的马，但老百姓却面带饥色，许多人因饥饿而暴尸野外；这实质上是在上位的人任由禽兽去吃人啊！兽类

自相残杀，人们尚且觉得可憎，而主持政治做老百姓父母官的，却不能避免任由禽兽去吃人，那又怎么能做老百姓的父母官呢？！孔子说：“第一个制造木偶土偶用来殉葬的人，真该断子绝孙呵！”就是因为‘俑’很像人形却用来殉葬，（以至于后来发展成殉葬活人的坏风尚。用人形的‘俑’殉葬都使孔子如此愤慨，）又怎么可以使那些老百姓活活地饿死呢？”

五 章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，天下莫强焉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；南辱于楚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壹洒之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，深耕易耨；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挺以挾秦楚之坚甲利兵矣。

“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。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。彼陷溺其民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：‘仁者无敌。’王请勿疑！”

梁惠王对孟子说道：“咱魏国的强大，当时普天之下是谁也赶不上的，这个事实您自然很清楚。但到我执政时，东边和齐国交战大败，连我的大儿子都牺牲了；西边又败给秦国，被掠去七百里河西之地；南边和楚国打仗又遭败绩，使我蒙垢。我认为这真是奇耻大辱，一心想为我国所有的战死者报仇雪耻，您看怎么办才能成功呢？”

孟子回答道：“土地面积只要有纵横百里大的小国就可以

行‘王道’，使天下归服了。（魏国是个大国，）您如果在国内施行仁政，减少一些刑罚，少收赋税，让老百姓有时间深耕细作，早除杂草，把农田整治得好好的，还使年青人有时间培养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，待人心诚忠厚、恪守信用的道德情操；并且以良好的德行在家侍奉父兄，在外尊重长官。（在具有如此良好的品德之后），就是仅仅制造些木棒，也足以抗击拥有坚硬盔甲和锐利武器的秦、楚军队了。

“（这是因为）楚国、秦国那些国家，成天叫人民备战消耗了他们的时间，因而使得老百姓无法从事农耕以养活父母；他们的父母受冻挨饿，兄弟妻子东逃西散。秦、楚的国君使他们的老百姓陷入灾难的深渊，您带领部队去讨伐，还会有谁来抵抗呢？老话曾说过：‘仁德的人是不可战胜的。’您就别怀疑了吧！”

六 章

孟子见梁襄王，出，语人曰：“望之，不似人君；就之，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：‘天下恶乎定？’吾对曰：‘定于一。’‘孰能一之？’对曰：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‘孰能与之？’对曰：‘天下莫不与也。王知夫苗乎？七八月之间旱，则苗槁矣。天油然作云，沛然下雨，则苗浡然兴之矣。其如是，孰能御之？今夫天下之人牧，未有不嗜杀人者也。如有不嗜杀人者，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。诚如是也，民归之，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？’”

孟子谒见梁襄王，出来以后，对人们说：“远远打量，不

像个国君的样子；走近以后，也看不到足以令人敬畏的气势。他蓦地问我：‘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？’我回答说：‘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。’‘那么谁能统一天下呢？’他又问道。‘不随便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。’我回答道。‘那么又有谁来追随他呢？’他又问。我回答说‘天下的人没有谁不愿拥护他的。您知道禾苗的生长情况吗？如果七、八月份久旱不雨，那禾苗就会枯萎。（但如果）天上又出现降雨云，并降下大雨，那禾苗就会生机勃勃地重新生长起来。像这种情况，有谁能改变呢？现在各国国君，没有谁不是杀人成性的暴君。倘有一位不随便杀人、草菅人命的君王，那么普天下的人民都会伸长脖子期待他解救。果真是这样，老百姓归附拥戴他，就像水流向低处，湍急迅猛，什么也挡不住呵！’

七 章

齐宣王问曰：“齐桓、晋文之事，可得闻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者；是以后世无传焉，臣未之闻也。无以，则王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？”

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

曰：“可。”

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

曰：“臣闻之胡龁曰：王坐于堂上，有牵牛而过堂下者，王见之，曰：‘牛何之？’对曰：‘将以衅钟。’王曰：‘舍之！吾不忍其觫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。’对曰：‘然则废衅钟也？’

曰：“何可废也？以羊易之！”不识有诸？”

曰：“有之。”

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，百姓皆以王为爱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，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，吾何爱一牛？即不忍其觫觫，若无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。以小易大，彼恶知之？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，则牛羊何择焉？”

王笑曰：“是诚何心哉？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。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。”

曰：“无伤也，是乃仁术也，见牛未见羊也。君子之于禽兽也，见其生，不忍见其死；闻其声，不忍食其肉：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。”

王说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谓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言之，于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，何也？”

曰：“有复于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举百钧，而不足以举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见舆薪，则王许之乎？’

曰：“否。”

“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于百姓者，独何与？然而一羽之不举，为不用力焉；舆薪之不见，为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见保，为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”

曰：“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？”

曰：“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：‘我不能’，是诚不能也；为长者折枝，语人曰‘我不能’，是不为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类

也。

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天下可运于掌。《诗》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无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，无他焉。善推其所为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兽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独可与？”

“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物皆然，心为甚，王请度之！抑王兴甲兵，危士臣，构怨於诸侯，然后快于心与？”

王曰：“否，吾何快於是，将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

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闻与？”

王笑而不言。

曰：“为肥甘不足于口与？轻暖不足于体与？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？声音不足听于耳与？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？王之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岂为是哉？”

曰：“否，吾不为是也。”

曰：“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：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国而抚四夷也。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犹缘木而求鱼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与？”

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缘木求鱼，虽不得鱼，无后灾；以若所为，求若所欲，尽心力而为之，后必有灾。”

曰：“可得闻与？”

曰：“邹人与楚人战，则王以为孰胜？”

曰：“楚人胜。”

曰：“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，寡固不可以敌众，弱固不可以敌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齐集有其一。以一服八，何以异于邹敌楚哉？盖亦反其本矣。今王发政施仁，使天下仕

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，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于王：其若是，孰能御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进于是矣。愿夫子辅吾志，明以教我；我虽不敏，请尝试之。”

曰：“无恒产而有恒心者，惟士为能；若民则无恒产，因无恒心。苟无恒心，放辟邪侈，无不为已。及陷于罪，然后从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；然后驱而之善，故民之从之也轻。

“今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；乐岁终身苦，凶年不免于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哉。

“王欲行之，则盍反其本矣：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鸡豚狗彘之畜，无失其时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亩之田，勿夺其时，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。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齐宣王向孟子问道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在春秋时代称霸的事迹，您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”

孟子回答说：“孔夫子的学生们没有谈起过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迹。因此就没有传到后代来。我也没有听说过。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便讲讲以仁德的力量来统一天下的‘王’道，行吗？”

宣王问道：“德行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统一天下